

永豐縣志

□豐縣志卷之三十四

藝文志

序

宋

集古錄目序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采者腰綆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宋序

一

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

九州名山大川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備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歐陽氏譜圖序石本

歐陽修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於允常子曰勾踐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宋序

二

是爲越王越王勾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當漢之初有仕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於此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爲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尙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南奔居於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於齊不顯至其孫頽頽子紇仕於陳紇子詢詢子通仕於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於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爲吉州安福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

居廬陵或居吉水而修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歛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於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於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於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修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於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攷正其同異列於世次爲譜圖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宋序

三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元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宮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畧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元孫旣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畧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譜爲例而審求之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眾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

天而禹之功與天地竝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凌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宋序

四

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

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講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宋序

五

元

宴雅堂集序

歐陽元

永豐劉先生窮年邃學見推名流年九十有五讀書作文如中平人是年豫章熊先生以昔者衛武年九十五猶宴居誦大雅以自儆扁其堂曰宴雅而併記之一時賢大夫士咸爲歌詩按楚語左史倚相誦述武公之言大概謂衛在朝之羣臣毋以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朝夕以交戒我若在輿位之倚几居寢臨事宴居必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衛之臣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卽今抑詩意是詩作官箴工誦別有其辭旣作遂以誦與侯包以爲誦者卽今抑詩必有所據也竊嘗論之古之諸侯自壯至老舉動之間皆

有音聲節奏以道其德性之和而衛武公宴居之誦猶致
儆戒之意獨傳於後世者豈非人之一生更嘗之勞至於
衰暮而一日酬酢之勞至於宴居訖可少息武公以綦高
之齒處退公之朝持守不懈如此固世之所罕見也周至
厲王文武之道衰矣同姓之國有一衛武精悍絕人克享
上壽周之元氣是足以中興矣夫劉氏世爲永豐望族先
生字叔正號桂林翁後得年百有三歲諸孫楚奇仕京師
燁然有聞於縉紳間擢貳湖廣儒臺官業日盛他日示予
以宴雅詩求予詞因題其集而歸之

送陳中山序

吳澄

吉豐上羅陳植延祐四年江西省所貢士也試禮部罷歸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元序

六

益勵其志讀書爲文不休或告之曰子之學學於古者也
士貴通古而通今盍亦學於今乎於是將遊四方以歷覽
山川遍識人物求予道其行之意余曰男子初生而蓬矢
以射固以四方爲分內事矣人謂司馬子長之史杜子美
之詩皆得之於遊未必然也然夫子大聖人也適周而問
未聞之禮自衛而正未正之樂徵夏殷之文獻而必之杞
之宋也況下於聖人者乎覽不厭其廣也識不厭其博也
見聞不厭其多也不廣不博不多則不無孤陋之譏余其
敢禁子之遊乎雖然旣廣矣旣博矣旣多矣有反諸約之
道焉未廣未博未多而徑約則不可也子其行哉俟他日
之廣博而多當指其所謂約者於斯時也不出戶而知天

下而何事乎遊

惟實集序

吳澄

有客攜永豐劉鶚詩一袞來予觀之五言七言古體五言七言近體五言七言絕句凡六體無一體不中詩人法度無一字不合詩家聲響夫人之才各有所長學詩者各有所從入唐宋以來詩人求其六體俱可者亦希如之何不爲之嘉嘆觀詩竟觀諸人序引而又知鶚之早慧年二十已能詩北走燕趙南走湖湘等處廣覽山川風俗以恢廓其心胸耳目志氣卓犖不羣詩之不凡也宜卷首一序乃其大父桂林翁所作年過期頤訓其孫作詩貴實蓋知作詩作文之要領且謂當推此實於言行則其學識知所根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元序

七

祇非但文士見趣而已世之訓其子孫而能若是者幾何人哉聞翁九十有五時人以衛武公日誦抑詩自警之事美之武公固未易及然抑之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又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其慎言慎行至矣翁以實其言行貽孫謀殆亦武公之意與劉氏子孫壽而德少而才一家有二瑞焉天之厚於其家必有由也翁字叔正長吾父三歲今一百有二鶚字楚奇與吾諸子之年相後先今三十有六予喜翁之壽敬之如吾父嘉鶚之才愛之如吾子於是書此而授之客以遺劉氏

明

送劉允恭還江西序

宋濂

聖天子以六合既平益寤寐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以永豐劉于先生聞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使者至卽束行李東上洪武辛亥閏三月實來京師丙子吏部侍郎顧君剛中等入奏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親與之論辨先生敷繹說明上悅越翌日丁丑上御金水橋復召先生慰問良久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至便殿諭先生曰君子爲學當見於世用爾自度其材可爲郡縣何職宜竭誠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于在前朝嘗舉進士試南宮不利終弗沾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涵泳鼓舞於神化之中況區區草澤賤儒三瞻天日之表聖語丁甯又如此之至苟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八

稍知君臣之義孰不感動以思報效第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弗強聽恍恍而視茫茫若冒昧上承明旨異日倘有曠官之刺則負天恩深矣敢固辭上以其言誠懇而質直不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亦賦三詩以進上覽之喜令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肆惟皇上以天縱之聖黃鉞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儒臣共圖治安年高而不欲仕者復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雨露之澤沛然周浹萬物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帝王所可及然而欲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先生平日所學致君爾澤民爾一旦翻然西還傍巖以爲廬結雲以爲衣菜有菹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于于而行沈

沈以居先生之計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其意必曰我於催科聽訟則年誠髦矣奔走承事則力誠不能矣若敷明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孝弟忠信變澆風而爲厚俗是亦報上恩之萬一也是則可爲也嗚呼先生之志果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生將還多慕咏之相率作詩饑之而遣金華宋濂序之

送翰林侍講曾子棨扈從北京序

陳仲完

皇帝臨御之十一年大駕再幸北京先是扈從之臣咸賜賚以從時江右曾子棨氏以翰林侍講復與行列在館諸公暨交遊縉紳士取唐王維詩中二聯爲韻分賦以示別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九

意屬予弁其端永樂甲申春予由宣庠徵至子棨亦與計偕來京實同寓館久接論吐知其學博而通文工而暢未幾名占首榜特賜及第官以翰林修撰進今職上嘗製紫荷囊以賜之中納毫楮便應制也然異恩之寵夫豈無自而然哉昔司馬子長嘗涉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湘沅北涉汶泗講學齊魯之都鄉射鄒嶧過梁楚以歸因是而文益雄子棨發跡江右列官京師積有年歲曩嘗扈仙蹕道徐揚經齊魯以至於北京天府之國亦旣廣見聞矣今茲之制應制時暇凡足跡所未至者必求一造焉於以考山川之幽勝封域之離合若習俗同異風氣通塞文史存闕與夫古人陳躅之有足徵者則見聞當日益博才

學當日益肆其文名當與子長相馳騁後先聖天子有所述作舍子榮其誰與抑吾聞有仕宋官至兵部侍郎江西安撫制置使曰東軒先生者子榮之高祖也仕元兄弟同入翰林爲學士編修曰小軒亦軒先生者子榮之曾伯祖曾祖也又有仕集賢司直曰尙賢者子榮之祖也敷歷中外咸著聲實人所共知也續遺嚮以迓前聞有不在子榮者乎盡忠所事匹休祖烈以復閭里光子榮事也予之望也賦詩諸公之所惓惓也是爲序

送僉事劉公長吾之任廣西序

曾 榮

進士之科唐宋之時以爲最盛當是時天下之士莫不以是選爲榮然而初授以官皆不得崇品必自卑職循進歷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十

試其才且能然後等而上之至於顯用故雖有英達之流亦或不免於低首下心以處末秩抑鬱不得伸其志以及垂老而聲譽有弗彰功業有弗著者吁亦可嘆哉皇明設科取士尤重其選雖各甲出身有差固爲定制然而俊髦雲合負通才鉅能者往往有不次之擢是不亦榮且幸而軼乎唐宋遠哉吾邑東湖劉君長吾永樂戊子秋以書經領江西鄉薦壬辰春二月上禮部會試入對大廷遂登上第歷政於憲臺幾二年復以召至行在得授廣西按察司僉事將赴官交遊士大夫皆爲之賦詩以榮其行且屬予爲序夫按察之職爲朝廷耳目之司其在方面臨乎藩府帥闔之間凡民政軍務有紊而弗理弛而不振與夫百司

吏治之得失皆係焉必咨詢聽察之審然後舉而行之則其哉施措置皆得其宜而可以當其任矣夫士君子被章縫操觚牘一蹴而至玉階之地受天子恩命著獬豸冠持玉斧乘驄衣繡出位憲臬之上其英聲俊彩如蒼鷹健鶻拂長雲捩回風盪摩霄漢下而草中孤兔顧已震掉潛匿無復遺跡然則是職也何其榮哉雖然長吾之志將必不以其誇耀一時者爲自足而夙夜勤勵勉其所職思有以副朝廷委任之重庶幾無所愧焉而所謂邦家之光者實在乎此長吾其勗之

送兩淞都轉鹽運司同知張君煥章詩序

曾 榮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十一

鹽之貢見於禹書至齊管仲實倚之富國漢時始置官以典其務自唐宋元皆因之國朝兩淮兩淞河東福建河間則設都轉運而廣東海北雲南四川諸井則有提舉之司而轉司之職有運使同知運判以統牢盆之政淮淞號爲劇地邑然兩淞所統三十六場皆設官鹽夫以戶記者五萬四千五百四十有七以丁記者七萬二千九百五十有二歲收課貨以引記者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有奇瀉鹵之地大熬波之利溥故運之政益繁且劇非有通才鉅能練習之士以居其任則不至於龐葺紛紜而弗治者幾希吾友張君煥章沉默而莊端寬厚而慈惠洪武丁卯由庠序以明經貢禮部補太學生卽有能聲用選上吏部三

歷在京衛幕甲兵之政修而簡牘之事舉大得時譽陞佐武昌郡事再調徽州蒞官字民克稱厥任九年秩滿上行在遂拜兩淞都轉鹽運使司同知將赴官士大夫皆賦詩以榮之而中書舍人陳君彝訓謂余宜爲之序夫煮海之利以佐國家之用蓋從古如斯然而當是職者尙寬簡則並緣侵漁以積姦蠹之弊任明察則煩苛瑣細以成掎克之政故桑孔之徒雖以是得名而不見稱美於後世者良以是歟煥章才能夙著敷歷中外其於是任必能上副朝廷任官之意謹斥鹵之政收衍贏之利去奸剔蠹總理明覈以無愧其職則其顯名光大又豈止如是而已哉遂書於羣作之首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十二

言志集自序

習 詔

詩以道性情其言則有古今之異然而情出於性性本乎天天之生物無古今則性情亦宜不甚相遠也奈何時勢漸降體製隨異文人好新造辭者始狙於時態不能游泳性情之深遠矣然因時而適其所止盛唐諸公亦未嘗不從容於風雅意興而何有塵陋之習哉揭文安公云天下文章莫難於詩此可與知者道也余生始弱冠卽慕爲詩禿髮今種種向白近發舊稿錄其可讀者若干篇其中不滿意者又十五六然不忍棄焉不知後此十年吏何如嗚呼其難矣乎大抵詩者乾坤清氣無時消息故雖變古而爲近體然近體之起然高逸者亦未嘗不臻其域要在詞

氣渾厚深長不事鐫刻若以纖巧爲詩吾未見其能也唐以來善鳴詩者莫如杜子美善評詩者莫如劉會孟嚴滄浪會孟曰詩之精切者小兒之所謂對句也又曰詩不必可解滄浪曰不必大著題不必多使事二者皆近日詩家之蠹知乎此則可以論詩矣嗚呼大雅之不作久矣漢魏晉亦不復登矣詩之道必以盛唐爲歸詩而不唐不謂之詩可也友人王中美章子愚楊季衡雅知詩將求其繩墨刊斲之故旣漫錄成卷而復述此以告之云

新刊歐陽文忠公全集後序

彭 勗

海虞程君繇刑部員外郎擢知吉安府事八閱月適丁仲秋上何行祀典畢乃以俸市特牲分祀郡之諸賢實肇舉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十三

也明且諸賢子孫咸詣謝乃諗於眾曰文忠公之文章可見者惟六一居士集板行四方全集則未之見若獲一覩誠爲至願於是胡文穆公子永肅持其家藏內閣明本以獻君旣得覩之喜甚遂捐堂食資購板募工刊置郡庠之藏書閣期與四方共且屬教授鄭鋼正其字之訛請勗言序諸後夫文忠公之政事與宋韓范富三公並稱文章則匹休於唐昌黎伯也豈末學之所敢評蓋昌黎伯之文起八代之衰文忠公則變乎五季習也故元揭文安公謂其正天下之宗明先王之道者爲得其要勗豈容置喙於其間哉第全集之行將天下士君子有志於學者豈不欣然有感皆以公之文章政事自期待豈非程君之惠乎予固

不得以衰薄辭特述其概如此君名宗字源伊嘗以詩經中辛未柯潛榜云

送大行人白雲劉先生奉使占城序 孫賢

天朝統有萬邦德洽仁浹四夷向順貢獻由絕域而至者若雲擁川赴然風土迥異語言侏離強弱大小萬有不齊脫非我朝德威所及則必淩弱暴寡惡能相安相養以長保其國哉洪惟聖天子光復寶位之四年占城國遣使貢方物俯拜闕廷請襲封爵以綏邦眾皇上一體同仁切於懷遠遂允其請乃於羣臣中遴選其體貌端偉學問優長辭氣嚴正廉謹厚重之士使其國以封之惟吾同年劉先生寬仁吉之儒宦裔也以葩經領癸酉鄉薦甲戌登進士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十四

第官拜大行人未幾兩考而蹤跡遍天下練達老成令譽著聞故得榮膺是選欽奉璽勅仍賜上公服帶以華其躬給鈔錠爲道里費恩至渥也茲以便道南還司正邵公瞻晨司副趙公有恆輩相率同寅賦詩以贈屬余爲引余維古昔張騫使西域國體尊重至今仰其風度蘇武使匈奴剛正不屈後世高其節義茲行也道路之間走髦倪而望寵光者不可數計况復榮經梓里鄉族歡迎賓饑交集拜具慶於高堂稱觴爲壽頌聲洋溢人生此樂曷可云踰雖然余尤有告焉人臣受君之賜必思所以盡報稱今公承委之重當體朝廷盛心大宣德意盡專對之長無不稱之誚俾外夷上下觀聽起敬嘆羨中國之得人也如是則無

忝厥職信足爲國家之光而與張蘇二公齊驅矣異日復命於廷論功行賞而登崇陟要不蔡可知由是推恩錫誥榮及二親豈第如今日之榮已哉公勗諸余當拭目以俟天順庚辰九月日

贈劉君純仁之任膠州序

王壽

予鄉先輩劉君純仁以胄員視次銓部得判山東之膠州典賦稅也鄉士大夫咸爲君惜予竊爲膠民慶意以君之爲人淳厚恭謹才器宏碩承之以家學兄弟之聯於金榜子姓之育於學校者項背相望予邑數科第劉亦在屈指中惟君不得一第爲歎今之所重又非君之所長何也蓋凡御物必於狙詐彼淳厚則不足於狙詐集事必於鞭扑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十五

彼恭謹則不足於鞭扑乃惟局於一職未足展其才以行其學此眾情之所惜也予謂不然夫官卿之所簡任哉劉君者正所以用我劉君也是故世道雖微而人情之好惡未始不一彼用狙詐以籠民而民不勝其繁擾用鞭扑以治民而民不勝其苦楚抑又不審緩急之勢而膠固鮮通使民不勝其窮迫焉况我國家賦有常制膠俗雖鄙樸使得君以董其事則膠之民覩君之淳厚將崇信懷忠恥於偷薄而無不輸之賦矣覩君之恭謹將知禮尙義急於公上而無後時之罰矣濟之以學問淹博足以考見古今之宜緩急之方變通之術使民并取之困有用一緩二之規視前者之煩擾苦楚困迫豈不大相逕庭耶民豈不好今

日之爲而惡前日之爲耶膠俗豈不爲之一變耶吾之爲膠民慶有豈不在茲耶此其職也苟得大其所用舉而措之自易易耳何賦斂之足言哉君行矣鄉士大夫咸贈以詩章謂壽宜爲序敬書以竣

贈謝汝昂分教東安序

陳律

教官至美之職人多不樂就司訓教官之二人尤不樂就何也蓋官冷而責重焉位卑祿薄而無車馬僕從之烜赫甲第梁肉之饜飫此其官之冷也有志於富貴者必以爲歉肯就之乎模範後進而傳道授業解惑之是資言行政事文章之是法此其責之重也無志於道德必以爲畏又豈樂就之乎謝君汝昂則不然君自幼穎敏恪遵庭訓讀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十六

聖賢之書知聖賢之道而惟以道德爲務不以富貴爲心處林下而常謂隱居以求其志必行義以達其道豈可明諸體而不適諸用乎乃習舉業而奮志科第景泰丙子遂膺鄉薦今年春會試以年壯學優堪任師表貳教順天之東安君遂樂就而不辭未嘗幾微以官冷爲歉責重爲畏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同邑在朝者咸喜其爲人可重於其行也屬言以贈惟夫學校風化之原也學校之興廢由賢材之盛衰賢材之盛衰係師道之得失得賢材則盛學校興而風俗隆失則賢材衰學校廢而風俗污師儒之所關不綦大乎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天下治者此也君貳教東安必當展平昔之志盡責任之重夙夜

不倦作興士類如安定之在蘇湖可也若然則師道立而人材輩出效用於世君之名譽亦將日起而顯庸可待矣矧當世名卿起自斯職者比比而東安密邇帝畿德教所孚其化尤易可不勉乎苟歉其官之冷惟貪富貴而怠厥職則固非余之所望亦非鄉邑諸公之所重也

送鍾韶音還永豐詩序

劉 球

鍾爲吾吉永豐著姓有老成人字韶音者修撰宏彰從父也宏彰由進士及第歷任史職入侍經筵有年矣韶音猶從有司役來輸里布京師或謂韶音有從子貴仕清朝乃不能庇之使間關遠涉於遲暮之年何也韶音曰吾從子雖貴然吾籍在民伍中輸租稅以奉上民之職也吾從是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十七

役蓋思修其職求不負爲太平民也豈從子不吾庇也雖然吾至京賴有從子將迎奉順以篤親長之意慰其行役羈旅之懷已不覺身去故鄉遠在千萬里外也况辱縉紳貴游以吾從子之貴容接而禮遇之奉爲尊客使得從容以觀京國之光覽金臺之勝概苟株守一壑又何足以得此修職之外蓋不爲無獲也由是人知韶音之來出其意也非有所使於人也繼而宏彰固請於朝得歸省其親遂侍韶音而南賦詩送韶音行者屬序於予夫舉天下之人莫不各有其職能修而舉之不自隳焉則白處安於上下不獲戾其爲人也不亦賢乎韶音韋布之士能修其職賢可知矣宏彰在館閣亦孜孜早衣惟職是奉抑其父兄長

者平昔身教有所感發之歟於此又見韶音之賢有以及其從子也使世之爲公卿大夫至百職事者皆能恭職如鍾氏又豈有瘵官之患食君之祿而廢其事之失哉故特表而白之以爲世勸若其歸途所遇田園所樂則已形於諸君之歌詠故不及之

鷺溪八景詩序

胡 薰

龍蟠鳳逸之士文章才行足以有爲而不見用於世者其心據山水之勝遂優游之樂而成肥遁之志如詩考槃衡門之咏歌皆以發其幽隱之趣而樂其所樂於山林岩穴之間也予中表劉公德言世家吉永豐鷺溪倚山面水滎紆磅礴清奇秀麗有考槃衡門之佳致嘗撫所居之八景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十八

命工繪圖時縉紳先生皆咏歌之矣今屬余書其後余惟我太宗文皇帝肇建北京山川雄壯有八景之盛先正文穆及當時翰苑羣公歌詠鋪張傳播無窮余輩景仰感慕豈窮山僻壤可彷彿其勝概之趣哉故曰瀟湘八景錢塘十詠皆因人而顯公之所居已得乎山川形勢之幽雅所卽之景所主之意又在乎敦崇本源視昔人摹景寫情者殆不侔萬萬矣披圖以觀煙霏雲斂仙掌岩巒上參雲霄者獻峯文筆也虹消雨霽芙蓉層疊挺秀乎東北者陽岳翠屏也若霧湧於鳳山林木茂而虎豹藏波澄於鷺水蘋藻翻而魚龍戲至若萬籟俱寂聲在樹間非玉枕之松濤乎勁節交加陰連三徑非溪源之筠雨乎與夫潭田鐘聲

之鏗鉤間關於秋霜之時王嶺樹影之嵯峨樵采於寒雪之候此景之八者鴻濛肇判蓋已有之而今得公顯白於世又有文人墨客歌詠其美所謂人傑地靈者信不誣矣况劉爲恩江巨族詩禮衣冠後先相望者桂林先生年踰百歲享大名於世大參翁楚奇先生振耀顯著公力學每以事親未遑事君爲歉乃以詩書家範教其子孫必皆有朝堂民社之寄公之立志操行讀書明理不下古人今但藉山水田園之樂養其高終其身而已然山水之樂非襟懷灑落沉酣經史不寤於外慕不滯於物欲者焉足以得其妙君際熙皞之時遂晚節之願芒鞋竹杖尋山玩水指顧於窮壤之間景與神會心與天遊於此之外又不知何樂可以易之非所謂獨寤寐言永矢弗諼乎吾知山川清淑之鍾於劉氏者其有已乎然抑有告焉諸葛孔明龐士元何人也南陽之名千古不泯予知鷺溪之景亦將與古人所居之名同其久也嗚呼盛哉

聶氏先德纂遺序

傅 韶

聶爲邑之故家自其先多聞人至廉夫公以行誼履諸身施諸人而見諸事者尤周盡而顯著宜其樹有聲稱取重縉紳生前身後猶一日也而公之子奇顧恐久而弗稽乃具錄公所藏前內翰曾公棨劉公素會元朱公縉提學僉憲劉公虬文江高公超尹公鳳岐艾公鳳翔同邑亞參政陳公彝訓侍御陳公衡張公嘉會馮公智安主事鄧公時

俊郎中陳公誠憲副曾公鼎太守李公宜春太常少卿鄭公雍解元陳公律洎先大父主事公輩相後先所爲思遠延賢堂之記序詩賦與夫頌壽贊像諸作出以示予且作而言曰先公生五歲失怙恃長克樹立家用以裕正統間歲歉民饑有司勸出粟五百石以備賑恤天子嘉其義賜勅以示旌褒景泰間復出粟千八百石得援恩例拜有冠帶之榮先公平生性好施與每值歲饑民不自濟者輒作糜以起之民有貸而不能償者悉取券焚之嘗不惜累費建縣治之南共樂亭爲官民偉觀剏儒學鄉賢祠以爲興賢之勸肖立道宗釋老之像於崇元觀北塔寺殿宇之毀於崇福者同集新之僧眾有不給者於金川之興善寺施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二十

田以資之與凡石橋寺輪藏葛溪橋之梁墩五獻中峯之仙宇悉舉其廢以復其舊蓋先公之視財如遺見義必爲者類如此也方其年六十尙未獲嗣而奇適生焉意者謂之天報有德殆非偶然也奇生甫七歲而先公棄捐賴毋張氏孺人慈訓之力年十五叨入邑庠獲從先生長者遊雖無他肖似幸不墜舊物實荷先公陰佑之賜凡皆先德之最著而諸名公前所未及書及雖書而有不盡於書者奇謹曾錄成卷以示後世名曰先德纂遺願爲序之嗟夫莫爲於前無以垂於後莫爲於後無以光於前今公之思遠以敦本源延賢以尙禮德輸粟効忠以臻榮寵之盛輕財好施以濟物務之艱所謂履諸身施諸人見諸事周盡

而顯著者可謂父之有作足以垂於後矣而奇也以穎毅之資宏越之才雖子立於羣務之中而綜理內外綱條整整有司嘗廉得其賢舉充萬石長夙夜祇慎事無廢墮公私稱便賓客過從高情雅致不減父風而又能出其餘力狀其先德以附會於名公遺文妙墨之間以表暴其故家文獻之盛則其子之有爲又足以光於前矣使公有作於前而不有子之能賢如奇者以承於後則其基統善緒安知久而不併諸文章君子之契誼概泯而無聞耶故觀是編者不徒知諸公之文之有託要當知聶氏之盛之有後也是爲序

蛩秋漫稿自序

鍾 璣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二十一

覆載間凡有聲者皆能以其聲鳴蛩微物也其鳴也亦微而韓子送孟東野乃謂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蛩雖微乃得與風雷之列殆取其鳴以時與天之生物巨細皆使之各遂其性蛩亦天之生物也其鳴雖非若風之呼號奮發足以鼓萬物非若雷之迅厲足以震乎百里亦非若鳥之好其音足以悅人聽聞而其悲淒幽怨之聲獨於秋發之秋之氣蕭條肅殺而蛩之鳴特發於是時其秋以蛩鳴與蛩以秋鳴與吾不得而知也意造物者實主張是耶造物者既主張是則蛩雖欲無鳴不可得也雖然風雷之鳴造物者之所以成其變化者也吾無間然矣鳥之鳴不一類鳳鳴乃文明

之祥鴉鳴則不祥蛩鳴不爲祥亦不爲不祥既不爲祥不祥孰與不鳴而必鳴者亦姑以自鳴其天耳其醜好盡其天者可也能遂噤哉韓子乃以爲蛩亦不得其平而鳴以況東野不得昌其學以鳴國家之盛而徒自鳴其不幸殆亦有不平者乎余閒居時學爲文不能如風雷之神其變化不能如鳥之可悅聽聞猶若蛩之鳴於秋焉不爲祥不爲不祥亦非有不平非有不幸姑以自鳴其天者耳然使天地無蛩有蛩而不能鳴則造物者非全功然則蛩之鳴似有不可廢者故輯其稿而鳴之曰蛩秋漫稿吾黨之士有如韓子者不知其亦有取焉否

送職方主事傅仲球致仕序

蕭 鎡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二十二

聖天子卽位之明年大正百度凡設施一遵成憲則古昔而行之大夫仕於朝者或老且病輒許自陳聽其以官還鄉德至渥也時承優詔而歸者以十數而兵部職方主事傅公仲球其一焉公吾郡永豐人永樂乙酉鄉貢由太學生擢刑部主事調兵部在官能勤於職卓有聲稱嘗考最天官受勅贈其二親矣故其歸也鄉之縉紳在朝者莫不爲公榮之昔先王之於老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卿大夫致其位而去者則曰不敢煩以政厚之至也是以當時風俗之盛後世莫可及焉我朝養老之法視前代蓋厚矣卿大夫之有位者七十而致其仕然年未至而輒聽其去又俾之不遺乎章綬之華優游田里以終

壽考則今日聖天子待仕者之恩意尤厚也然則士君子
蒙斯澤也可不謂榮幸矣哉然而猶或有不釋然者何歟
彼非不樂於歸蓋歸而無資以成其樂也吾聞傅公永豐
大族昆季數人而家故饒裕子弟之眾足以任服勞田園
之產足以給朝夕山永之勝足以供釣遊則既有其資矣
此公之所以果於去也異時葛巾藜杖逍遙泉石之間濯
長流以去煩燠蔭喬木以招清風其樂可勝道哉而於暇
日稱揚聖天子德意化導鄉人子弟俾皆知欣豔效慕之
不已則吾郡之風裕因君而益勵此縉紳所以不徒爲君
榮而且徵予言以爲贈也正統元年閏六月上浣日

送傅德音陞任黃州太守序

夏時正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二十三

去年冬黃州知府員缺天官選諸廷臣之克堪其任者得
南京刑部郎中傅君德音而奏補之士大夫之知德音者
咸曰黃州湖湘素號難治得傅君斯克稱矣予曰德音舉
明經進士志識足以洞物情謀猷足以周計慮才力足以
任重遠黃故土大而物眾體繁而務劇俗悍而性湍治固
未易然濟以德音之才之敏何不足爲矣其云克稱其在
是夫咸曰然德音自發軔迨今不出刑曹爲主事爲員外
爲郎中前後十有餘年詳覈而精審譽望老成凡所論斷
昭躉見戒不爽秋毫剛不吐而柔不茹直者伸而枉者罪
咸無所於寃而輸服去者曾無一辭之異執此以往其有
凌弱而暴寡豪斷而武健者有以禦之若持將耶而剗制

焉恢恢乎迎刃而解且有餘鋒也其云克稱其在是夫咸曰然夫君子之爲治也以德爲本是故匪才無以達諸用匪刑無以齊不一然其本則當先也民幸生今太平之運出作入息耕食鑿飲生長老死於田里不識干戈爭鬪之苦乃不引於養恬弗率典常甘心刑憲豈其性所然而所願欲哉良以田里之制樹藝之訓或寡其方學校之設德禮之教不盡其道則赤子匍匐之入井匪出貿昧之無知將迫於飢寒之不幸要不當徒委罪於民而司守與令者盍亦反其本矣德音忠信有以端其本清慎有以見操執果斷有以辨是非而又濟之以和成之以禮其於爲治之本廸知而忱恂矣於黃而克稱者當在此而不在彼也咸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二十四

曰盡之矣請書以爲送行序成化六年庚寅正月之望

滄州詩集序

彭教

近年安福刻石初集今永豐刻滄州集宋末元季時事班班見於詩詞尺牘間皆鄉郡文獻所不可少而滄州詩尤風格可喜不特可爲事案也當易姓改物之世倏忽變幻何所不有其乘時梟獍身爲戎首固不必言而薰香膏沐自進於膚達裸將之列搖毫吮舌揚揚於從軍伍鑾之句固謂一時之適已二君皆非世臣貴戚之家有封疆城郭之守購亡懸捕之急而崎嶇山谷顛沛道塗哀吟悲些無所容其身於宇宙亦獨何哉於是見君臣之義性於天結於人心有不可解者石初一時羣雄蜂屯蟻聚之事甚悉

大抵悼喪亂之未平而豺虎荆棘之可畏耳滄州則悲憤激烈之詞爲多裂眦嚼齒勃勃之氣如可想見趙氏累世深厚之積衣冠禮樂之懿使其遺黎往往有西山易水之音至今而不泯者不可誣也饒君常守邊郡有奇績既老常有馬革裹屍意其刻此集蓋慷慨英傑之風有相感發者集末有祭水心文觀辭攷事非文山當時語甚明當是原本亡逸後有勦取充人之殊不類也幸訪求本邑以備羅氏故實云

送謝永隆貳尹考績序

金幼孜

仕而得百里之地而治之亦可以行其志矣蓋朝廷設官自公卿大夫以至於巡徼驛傳牛羊倉廩百司之職皆受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二十五

二十五

祿而貴者也然公卿大夫其位尊而於民也遠巡徼驛傳牛羊倉廩之屬其位卑而於民也疏遠於民故其勢相懸而其志不易行疎於民故其勢相狎而其志不能以行獨爲縣者朝夕與民相近如父母之於子其有好惡我得而罷行之其有良汙我得而勸懲之至於水旱疾疫之災徵輸調發之事我亦得以相其宜擇其便使其就利而避害舍重而就輕環百里之民皆賴焉其惠也風行其威也霆擊惟其志之所爲畧無阻遏之者故功業日懋而聲名日著彼公卿大夫與夫巡徼驛傳牛羊倉廩之屬之所病而不得者而已獨得之則夫爲縣者亦可以爲榮矣而議者猶有病焉謂得以行其志者惟令爲然而丞則異乎是蓋

令爲一邑之長邑之政皆出於令丞有所爲爲撓權爲出位丞雖有善而令不從其志亦不得行是不然夫丞所以佐令者也令苟善也丞雖不爲而其志固已行矣苟未盡善有以害乎政有以病乎民丞可視而不爲耶視其害於政病於民而不可爲也於是起而行其志何撓權出位云乎哉大抵令與丞之設皆所以爲民其政本乎公其心在乎誠政爲丞者不患乎令之不從而患乎政之不公心之不誠苟公且誠則合固人也丞何志之不行矣於虐爲縣之可以行其志如此而志之卓卓者何少也謝君永隆始以才諳充薦於朝歷試旣久擢永康丞有聲未幾調太平之蕪湖周慎廉潔未嘗瘵厥官怠厥事獄訟無淹滯之弊案牘無旁午之勞吏民深懷之曩歲以秩滿來京余詢其爲治之道深有契於心且喜其志之得行政之有成也今將以其績再上天官其僚友皆爲詩歌以道其行而求余爲序余故著夫爲縣者之榮可以行其志成其業者以告之使以自勉也

送郎中謝利堅致政序

周洪謨

余少讀韓退之送楊少尹序而見其謂巨源歸老媲美二疏余以爲此常事耳何必再三加嘆賞也及遊京師一紀餘而見士大夫之仕者老已至而不云歸又或踰老而耄矣亦不云歸其心以爲老而致仕禮也而制禮以爲法於天下非周公乎召公告老成王之世周公畱之而召公卒

以不去且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豈周公不足法歟是以傴僂而行躑躅而趨垂首瞑目而言以爲不忘恩義與國咸休及揆其政績於周公則天地懸隔有陷於大逆者有流於庸懦者有溺於富貴者於虐皆可悲也余由是知退之美巨源者蓋有激而然也南京刑部郎中謝公利堅以當致仕之年懇疏求歸旣得命將行其僚友牛君德敷輩屬言贈之公舉癸丑進士擢刑部主事以廉慎聞九載績最進秩郎中嘗赴淮安慮囚多所平反久之調南京刑部南京政務簡於北都任者有優游容與之樂無侍從朝請之勞而公於此猶汲汲求去脫在北都政事旁午常參勤勩蓋又不待此時而去矣今公之去較之疏楊之賢何異哉較之可止而不止者豈不遠甚哉歸將以詩書訓子孫以德義範後進暇則徜徉乎雲林泉石之間于焉施施焉舉天下之樂蓋莫有及之者矣公之邑宰余同郡羅公廷瑞養老尊賢善政爲江西第一公歸必以禮爲鄉飲上賓由是鄉之人皆知公壯而仕也重於朝老而歸也重於鄉進退裕如有合於古人之道於是乎告後之人以取法焉是公之仕止皆有裨於人國也

贈進士劉素彬知程鄉序

楊守陟

永豐劉君素彬以進士試政兵部擢知潮州之程鄉縣正郎楊君繹率僚反餞之僉謂余宜贈言不得辭也余考成周進士之制尙矣漢射策甲科始得爲□唐進士高第僅

補縣尉宋殿之魁纔爲僉判其次節推丞簿而皆未有一
蹴而守大州令大邑得以專其職者有之則自我朝始共
待士之厚可謂度越前代矣夫待之厚者責之重也縣令
之責在乎奠安元元之民民安則國安矣故國之待士不
靳崇階豐秩者欲其牧吾民也余未第時見夫郡邑之間
政之不平訟之不理吏商屠伯黠胥豪右漁虐吾民者情
態百千而窮簷下井啼飢號寒樂歲不免一遇凶年渙然
流離强者挺而爲盜弱者操瓢爲溝中瘠耳蓋嘗竊咎夫
牧民者不任其責以至貽患於下也今者日綴朝行目覩
時政銀臺讀奏四方災傷之狀不知其幾至勤宵旰之憂
減上供之稅分遣廷臣四出賑貸公儲有限勸分不給散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二十八

官入粟夫豈得已則又深咎夫牧民者不任其責以至貽
憂於上也嗟乎受人牛羊尙求芻牧投我木桃報以瓊瑤
責之重不知任待之厚不知報而憂患貽於上下安所逃
咎哉夫德政修則災沴不生儲蓄預則歲饑不害民生厚
則教化可興此不易之道也縣合之所以盡其責以報上
之所以待之者又豈特如今日而已哉敢以是爲贈成化
十五年七月上浣

天申集序

鄒守益

東廓子與緒山子遊於瀧岡雙江子肅客於崇元之宮四
鄉同志自遠而切磋蓋鍾氏預者五人焉將別鍾生侃出
天申集以徵言曰昔先大父恭愍公以諫死於位英憲二

聖嘉之有褒贈有節惠有延賞有申賚有祀典而公卿至於山林有贊有傳有銘有碑有哀輓雖兒童走卒無不昭然以並文忠忠愍之烈也君子曰顯顯令德自天申之蓋取之嘉樂云諸生曰夫鍾子之述也言其定矣在昔南內潛居沂藩改封君臣兄弟之間蓋岌岌焉公獨建大義以及時省侍擇日建儲爲急當時在廷之臣自章廖一二公外非逢惡覬寵則緘默保位耳矣而詔獄所逮備極撻笞籐杖封下腐瘞淺土詩云視天夢夢言其難謀也夫天則亦有未定乎哉東廓子曰嘻子將索之於外乎則貧賤富貴天壽紛紛其不齊矣夫安得而定子將索之於內乎則惠迪從逆吉凶若影響矣夫安得而不定且試以貧且死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二十九

爲凶乎則讓國而逃餓於首陽其將爲天所棄耶試以富且貴爲吉乎則爭國而得尊爲諸侯富有四境之內其遂爲天所佑耶曰然則奚從而觀其定曰舍魚而取熊掌口之定味也舍生而取義心之定理也故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元言素定也古之素位以學也在患難亦有以自得自得者得乎其天而已矣方恭愍公之上疏也逆鱗之批業已聞之馬伏而斃亦已兆之假而有畏縮之念乎則其仗義也必餒矣有覬後福之念乎則其懼患也必悔矣弗餒弗悔以求自得其天雖弗褒弗賚弗誌弗輓其天者完矣而况紅葵畢其端黃沙章共戒白鵲表其異天機炳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故太上盡性以知天其次盡節

以事天其下蔑德以逆天逆天者雖寵利耆老君子謂之天梏

重刻羅一峯先生集序

羅洪先

天地有義氣太和乘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斂其成震而爲雷霆激而爲風飈慘而爲霜霰起而爲山嶽奔而爲湍瀾其凝於物爲堅金爲完璞爲後凋木其鍾於人爲剛嚴爲果毅爲直遂爲無側頗得之而諸欲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羣奸屏四夷靖而不用則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蕪完裳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而至於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他尙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感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強者也吾獨怪乎學者之爲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纏纏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怵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爲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先自幼聞公於人輒有不獲執鞭之嘆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羨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二三年來漸悔其

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牽章句不涉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鑿慨乎其於辭沛乎其於氣而皎乎其於光得之心出之口惴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一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以空文爲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來令承豐首考文獻風勵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於雙江聶君菟緝編次俾爲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爲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夫

永豐鄉約後序

聶豹

嘉靖丙申秋七月望日郡倅彭山季子奉守公竹墟屠先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三十一

生之意按吾豐督縣令鼇洲彭子輯民於鄉約者酌古式今通變宜民要欲誘而納諸於善焉耳於是幽人耄叟杖裹糧曰參庭而觀化者無慮數千人季子樂吾民之易於化也乃設酒醴進而享之人授約一編簡年德七十以上者坐於堂五十以上者坐於堂之下不及五十者不得坐列於序之東西環觀於門之內外昭德泣盟作樂崇禮勞來有加教思無窮是日也穆穆於於老安少懷不謂復見三代之隆予於是而乃知王化之有所基也王者之化莫備於井田蓋嘗讀孟子而得井田之所始也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百姓親睦而後可以語王化故曰不觀於其鄉無以知

王化之易易也自夫王者之迹熄而鄉井之教寢頽後世願治之君不知出此徒欲以法把持謂足以禁暴寢姦驅民於善而祇以亂之矣譬之委禽於籠納獸於檻而求其咸若遂生有是理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之初首以親睦百姓爲務今觀禮制諸書教民一榜其間所載里甲之制和睦之諭社厲之文宴誓之章亦皆神道設教而區區刑驅法致誠有非君所先者然享治旣久美意漸荒而隨其意之所便以爲治者又見人人殊求其達化知幾如守公今日之意者蓋有之而未見矣是約也主之者公也督而成之以身勸相者別駕季子也宣上意以翼天下者楚在邑大夫也然皆非有所作也一以申勅聖訓祖述成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三十二

周之遺意已耳是故賞罰者法也書善過以示勸懲者意也是非者心也明吾是非之本心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以愜夫一鄉是非之同情使法有尊而意無遺焉是之謂明德以親民也明德以親民者鄉大夫士之責也大夫士者鄉人之心也心者神機而誠應明吾孝友之德以親吾之父兄明吾睦婣任卹之德以親吾之鄉黨宗族使人之父兄人之鄉黨宗族無一而不在吾親睦之中則鄉約今日之言謂非非田之意乎若夫明罰昭賞使書示之言有所賴以行之無斃者則有非鄉大夫士所從責也

大學古本臆說序

聶豹

大學載漢儒註疏中十三鄉其一鴛謂有脫誤次其簡篇

而補輯之則自伊川程子始也至考亭朱子又推本程子之意著爲定本以詔後世世顧以罔極之思戴之其來遠矣乃先師陽明子則謂舊本折而聖人之意亡於是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其序畧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著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要焉夫因言以求其心要欲共明聖學豈樂爲朱子操戈以身犯不韙而重天下之呶呶哉彼五經四書之訓漢儒姑未論也宋之大儒如明道南軒東萊橫渠五峯諸子訓而釋之無慮數十家然與考亭合者十三而異者猶十之七乃天下後世率以朱子爲定論外此如明道南軒亦不之

信不知果求諸心而實有得耶抑亦乾沒於文義信耳目而自賊其心也耶自後甘泉湛子有大學測涇野呂子有因問栢齋何子有管見后渠崔子有全文雖言人人殊要與章句之說未協虛甚多是數子者儒之名者也其於陽明子何所好而阿之無亦各盡其心各申其說其爲此學求是當以効忠於考亭焉耳豹病廢山間鑽研是書厯有歲時而於諸家之說求諸心有未得雖父師之言不敢苟從竊以孔門之學一以貫之孔之一卽堯舜相傳之中中者心之本體非大學之至善乎致知者止至善之全功格物者止至善之妙用意也者感於物而生於知者也誠言其順格言其化致言其寂也寂以妙感感以速化萬而一

者矣乃若必謂格致爲求之於事物之間則曾子之隨事精察子貢之多學而識是也夫子呼而告之不已贅乎於是著爲臆說蓋將以質諸四方之君子緣此爲受教之地也僭妄之罪夫復何辭

刻困辯錄自序

聶豹

予被逮至京師又明日下詔獄日無所事事惟面壁觀心非考平生所學於此時此地有所資焉否也故凡詩書所載舊嘗得諸管窺者每誦味所及輒錄而繹之然後知學必驗而後有得如艱難險阻非身所經歷而談之了了皆寤語也夫學以素位爲得也位之所值不同而素其所得於天而習之於己者則無有乎或變是故縱火下石之難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三十四

方解而牀琴自如絕糧之厄病且慍者多矣而弦歌不輟素定故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惟獨行其願而不願乎外則願之自我者求無不得其在外者本無得喪又何怨尤之有哉非有所假以勝之而強排遣之謂也是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與授受之素仲尼祖述以教萬世子思子述其所得於祖者發而爲素位之訓厥旨微矣予以病廢林藪凡二十年未嘗一日廢書徒以性昏健忘故不求甚記惟取領畧其大意而止是錄也雜引經傳篇章離拆語意混淆淹邨歲時聊以紀憂患自考之意以俟他日取正於有道緣是以爲受教之地也予不以老耄自棄而世之君子顧以老耄棄予哉

羅一峯先生文集序

鄒元標

往捫蘿東山羣峯轟轟磅礴蜿蜒亘百餘里龍蛇生焉羣峯中獨一峯撐雲凌霄如偉丈人端笏朝堂凜不可犯因悟曰士之聳壑昂霄者猶是也又常涉溪澗清沼明燭鬚眉泊遵青齊觀渤海排雲凌霧莫可涯涘因嘆曰昔人以風行水上爲文而茲猶有至文焉吾鄉先達羅文毅足以邨之然先生進於道矣我朝理學河東餘干並樹標的獨陳新會以自然爲宗先生雖與陳稱石交乎然學非陳之學紫陽之矩矱也巧力不同矩矱則一迺近儒壹稟新學談及先生輒以未闖性天之窆爲疑不知性不離倫物之常進退取與是已先生有一不盡道其間乎蓋世儒之所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三十五

謂性也如以指標月先生之所謂性也如以足履地標月者指卽有象履地者身在忘言則先生之所蹈者固也德清吳侯自幼庭訓心師先生政暇敬奉先生集刪譌增遺鏤之以惠來學而問序於予予惟聖門之學傳失其宗曾子以皜皜發明道體迨宋周子提衡無欲一語爲人聖之要先生之學雖不得而測其涯然皜皜無欲可建天地質鬼神考王侯俟百世天假以年邈周曾而上之無難矣先是有詔延議諸從祀名賢他唯唯否否獨先生翕口同歸不可徵良心之同哉此雖不能卽得之今日然有待也嗚呼登凌霄之峯培塿爲卑瞰巨海之濤涓流爲隘學者如有景行之思乎巍然沛然在吾心目者果何物哉悟茲而

先生之學可窺矣苟不究其所以然而畏隨俗之譽言是觀山忘本觀海忘源必無以得其高深予特著篇端俾願學者有所覽鏡焉

蕭蚪山先生文集後序

程 珩

蚪山蕭先生自少發奮墳典觀古今之故明治亂之迹將舉而構諸事業以表見平生嘉靖壬午以易魁省試第三先生夙著才望侯魁梧玉立旁視無人當是時主司企諸同進咸以台輔期先生先生亦隱然自負累試春官不第退與邑大夫議鄉納清田畝以引登父老子弟於雍熙之場業爲之兆矣及令江夏位不稱志竟憂憤以歿世嗟乎先生平生謂何顧若是已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今歲乙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三十六

丑仲子別駕君從禮部還一日召余坐永思堂出先生所爲詩文時論編校余得縱觀之見其爲文也雅典操縱充然若取之武庫其爲論也放逸波濤沛然若決之江河其爲詩賦也冲淡優游颯風乎鄰於風騷矣信可以成一家之言也旣序次成帙攜之公署刻布屬余序末簡珩私念往志學時知嚮往先生雖未及門而慇懃教旨啟余最深間嘗侍先生左右聞朝廷有政務大者輒私爲經度料理曰如是乃可以宜天下或大獄則計某應坐某應釋某應從末減曰如是乃可以成斷案時余寡味莫知所裁先生毅然曰卽伊周復起不易吾言已而傳所措置皆如先生擬議先生固抗然不諧俗而汲引後進至亶亶忘倦今其

所爲著作多所以矜式乎後進者然非先生之志也先生既困下位不得發揮其志意以惠施生前而其所遺篇猶幸有子得託休光於歿後倘以其所志者者或斬之泯然無傳於世其非志之所存者僅傳若是余恐讀是編者以爲是足以盡先生也故爲發先生之平生且以致余之所感慕云

郭一厓先生石泉山房文集序

王時槐

予曩在京師一厓先生爲京兆少尹予爲符卿得相與朝夕共砥礪於身心之學先生真誠淳靜恬淡質直與人不設畛域而世味塵機不涉於衷獨非汲汲於學雅志內修常若不及每見同志向學者欣然引重傾懷酌答必效忠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三十七

告無少曲狗卽後學咸窺先生言出根心非由外襲而一念懇至莫不信其爲慤慤君子尊信而感服焉一日同鄉宴集有舉卮浮白酌予者予受不辭少頃先生作色誡予曰子學道人也何至濫觴而儕於俗客乎余乃悚然引過敬謝之蓋先生直諒愛人惟恐其淪於非僻如此已而先生與予相繼解組南歸予寓榻金牛禪院先生時一至郡必信宿金牛叩余靜中所詣商訂可否又時時共對於青原西原顯證密參加勤弗懈蓋先生以余資雖闇鈍而志知嚮往乃於余契合最深余乃蒙指導督勸之益於先生者厚矣先生立朝端恪祇慎諫垣論列動中機宜奉使肅將夷邦讐服歸田息軌躬示典型蓋先生以實德措諸日

用故所至矩矱有常不愆於度足彰儒者眞積之學識者尤以先生經世之蘊未及大用以究其施爲世道惜也先生旣沒其子庠生賓舜委贄問學於予因輯先生所遺石泉山房詩文書疏諸稿編次成集謁予爲序予惟先生之遺言讀是集者可得而知也先生之冲凝淵粹顓一渾成不外餘而全其天非親炙而面承如予者殆未易以測其涯涘也故不辭而備述予所見知於疇昔者綴於篇端庶覽者得尙論而興仰止之思焉萬曆丙申中秋日

郭一厓先生文集序

鄒元標

予蓋得侍郭太常一厓先生於青原山中暨予登第先生亟索余文讀之語予友劉司成曰鄒生文氣深醇必有樹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三十八

立乃鄒生漂泊浮沉未能副先生望許萬一歸而先生已爲泉下人不見先生見先生季子甫韶趣操如見先生面焉今年甫韶刻先生石泉集成請鄒子爲序予受而卒業讀先生詩歌直窺古作者闔與至論學諸語浸浸有見世固以浮海事難先生不知我明浮海者代有人然藉是益有所砥俾學之有所證則惟見先生一人耳世譚學者遞相塗說聞之令人掩耳夫學譚何容易不有所舍則不能有所入不有所奮則不能有所發人最畏者死最貪者生生可棄也世間更復有何物足以罣靈府此先生之得於海者深也先生之被使命蓋因巧避者而忽及云巧者曰等死耳死海無聞死諫猶不失萬世名先生曰吾業被聖

天子命使異國脫有全軀念如臣道何死官下與死諫一也欣然就道卒生全以歸彼巧避者雖能博一時嬰童村婦之口不能逃天下正人君子之真心卒之顛倒末路以是知虛名不可假天道不可欺也獨波濤異域能死人哉嗟乎人之初終係於一念一念而眞萬死萬生歷久不變余於茲益信矣抑余嘗聞長安人頌先生城通州功最高爲官家省金錢數萬緡卒以是媒忌使先生私囊橐出緒餘結奧援何顯位不可致奚必優游泉石老耶然太極之隈石甘泉冽先生樂之必不以彼易此先生之得於泉石者固矣昔萬曆丁酉歲孟冬月書

虞廷奏最序

許璘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三十九

雙江聶侯以名進士尹吾華亭邑視篆三閱歲當報政於朝乃嘉靖癸未之孟秋也將就道諸士子若吳君文錦輩相率而謀於予曰吾父母行矣車弗可得而遮矣侯之行小人之靡依也君子之靡式也不從而咏歌之不獨衣冠而木石其如百姓皇皇何於是名其卷曰虞廷奏最而大書以弁之諸乃同聲而啟律者律選者選長歌出其奇短什古其體金膏水碧渙然奕然而撮其大凡罔非述侯三年政治之懿而頌侯今日課最之效也意至美矣且曰是不可以無序願先生一鳴之予義弗可委因其名卷之意而推之曰帝德莫加於舜治道莫隆於虞言虞廷者所以恭吾君尊朝廷也矧三載考績肇自有虞奏最之稱宜繫

之於虞也最優也臧也漢書音義上功曰最非優且臧者不得而名也最而日奏者唐百官志考課之法有二十七最定考然後奏故奏最者非臣子自以爲最也秉銓衡者以天下之公奏其最於上也自侯之吏茲土也迺肯夙夜迺肯朝夕明不掩於其微直不折於其枉剛不撓於其強敬不弛於其義愛不割於其私通不害於其正執不滯於其隅兵農吏禮刑名權算咸精其能一日之內庶務旁午人眾蟻集侯不動聲色頤指而定雖古能吏靡出其右至於學校本根之地尤拳拳致意以作興焉侯之德政雖欲不最不可得也最奏而不陟無以風有位廟堂之上敷奏條列雖欲不公亦弗可得也予於是乎卜侯之將來位其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四十

烝烝而升譽其英英而騰勳業地望恢恢乎其弗可限量而必有以符天下之公者歟於虞茲非予之言也諸士子之意也亦庶民小子之意也是爲序

華陽館文集序

王錫爵

聞之泉竭者中虛池竭者瀕乾則知得於古者不深其發爲文也必淺吾師華陽夫子浸於古者也以古自處卽以古律錫爵錫爵因而授之男衡父子並賴先生力先生曰古人作文原本經術抒寫神志一語擲地聲若金石天趣盎然彼汗漫無稽浮膚寡當徒見其贅亂紛紜而已而猶之爲甘勞呻康喙至微淺已而天地自然之音存焉推是

可以語於道吾子其識之如必欲章章句句以從而所謂舉子者則自有而師在錫爵再拜受此言也退而始知讀古文辭已先生去爲達官於朝尋歷擢用事者稍稍斥踈下遷而錫爵復不幸早出遊世不竟業先生之門然頗尋緒論時見一班嘗妄謂文章自三代兩漢而下唐人得其勁宋人得其醑雖所繇門戶各殊軌要以神志爲關鑰流行坎止因其自然故敷寫無逸景援摭無梗事劉彥和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蓋文體至今日大變學者驚於兩晉儁俠薄唐以下不取於是秦漢間蠹殘奇字漫漶僻辭一切青黃而文之意謂博古而理緒索然矣間欲質可否於先生會先生起官太僕得一再見邸下未幾開府吳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四十一

中吳中士迺得所謂華陽館集讀之而先生曩所授錫爵六經諸子之書其經緯正變纒纒具在篇中唐之風調宋之名理咸賅而存之不吐棄也而融意摛辭要能於句字外得三代兩漢大都如飲醑而挾其醑靡不精焉故餽釘非和羹彫鏤非大巧議嚙非良辯剝剝非雅音讀先生之文則趣舍爛然可覩已昔鄉先正王文恪公有云文章不難於奇麗而難於醑雅難於典則若醑而不俚則而能鬯則有非力所至而至焉者夫非力所至而至是神志之守而自然之徵也先生精於心性之學又嘗歷世故得失之日久其神酣而志充不爲外物汨亂則其至此信乎非力矣蓋文章功業古人皆託之乎不朽今先生言與道俱行

世其功業當在史官是集傳則知音之士必能定其甲乙
迺錫爵見爲弟子侯芭推勘元旨似不在顛顛問奇故獨
識其大者

校刻陳侍御螺田先生存稿序

宋儀望

余少時每聽諸長老論國初時吾邑有曾學士陳侍御習
車駕三君者善爲詩間得其一二讀之信能洗濯宋元追
蹤魏唐未嘗不忻然願爲執鞭企後濫歷仕途漸踰再紀
屢進屢退強半家食獨時得與鄉之耆舊覽鏡前哲而三
君所著詩文漸播於時蓋車駕詩聶貞襄公購於其家刻
之學士詩余方任校讐侍御詩則公裔孫奉常卿多方搜
求得詩若干首文若干篇編校既定俾某敘之既不獲辭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四十二

乃遂論次其世以詔其後人嗟乎當文皇帝朝海內又安
文教翕播學士大夫咸唱爲歌咏以宣上德達下情一時
聲名文物之盛惟吾吉郡爲最其在吾豐學士以掄魁列
侍從應制揆藻每當上心侍御初以就試便殿文皇拔置
高等卒業太學旣登進士尋擢御史車駕以布衣薦摧郎
署三君子所遭際若此蓋異數也余聞侍御公持憲秉正
所至以風裁自持乃竟以九載考績抗章乞致仕去在廷
公卿莫不嘖嘖稱嘆河東薛文清公時在同臺爲文追送
之其所稱道皆炳炳大節類能不愧古人云公旣家居與
鄉之大夫士飲酒賦詩咏歌太平每有撰述稿多散逸以
故奉常公遐搜博采其所得僅僅如此然今諷讀其詩要

皆含吐性靈敷揚物紀闡提理要五七言古沈著雄渾置
在薛少保杜拾遺間未知孰高下律詩平淡俊逸伯仲錢
劉其所爲文皆吐自胸臆體裁質實不事勦襲余旣稍加
刪訂復爲論著其世如此非獨以明余昔所嚮慕抑亦以
見文皇朝得人之盛而吾邑三君子特蒙遭際可不謂榮
幸矣哉然余獨怪侍御立朝垂二十年循其資勞宜致通
顯乃不俟年至輒引以去此其度量加於人一等矣昔陳
敬仲力辭卿位占者曰有媯之後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其
後陳卒大於齊侍御公位不酬德乃大發於奉常遭遇明
時位望方隆何陳氏先後相符若此因并書之使論世者
有稽焉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四十三

石泉山房摘稿序

郭汝霖

余往讀書石泉山中稿故名自敘曰吾少不藝頗慕古詩
文讀之欣欣不釋手中更蹭蹬雲途羈心舉業四十餘歲
始第昔人曰老冉冉兮將至也繼官行人使魯拜闕里上
鄒嶧山登臨岱獄尋秦漢封禪遺址過靈巖觀鐵佛袈裟
飲嘯太白樓中間發爲歌詩及補員東省不踰年奉使琉
球道出閩粵值倭寇阻撓海洋淹留三山之西臺無事中
亦常作或撫景懷人或因事酬應或咏物寫情旣成篇什
輒去之不錄也友人樊斗山顧魯齋諸君過見加獎借焉
謂余盍盡出舊所爲遂搜之殘篋得文若干篇詩若干篇
弗盡錄錄其近者而李君槐亭布之刻云客有寶燕石世

皆姍笑其愚余幸知弗寶矣而猶不能脫然棄置者將以
玩日適性也要之終不免於愚

俯仰二則序

吳麟徵

鍾子叔舉從少負奇氣爲奇文用奇字亦得奇窮予知之
二十年前今歲癸未得雋本房填名時喜不可勝叔舉故
畱心性學嘗隱居廬山二十年不及相見不謂其學問一
進至此觀其舉止間殆將有得者而然每相對亟亟向予
道今日世事壞於人才人才壞於學術學術壞於性道不
明孔孟之世喪亂不下於今日豈無折衝禦侮之才何以
每言無信不立志仁嚮道蓋不由此必無望平治之日也
屢擬疏入告憂憂乎爲人心世道深憂予尼之謂士旣學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四十四

古入官卽各有事守隨地可見未信而言不免爲恆之初
六且近博名高曷俟之以故每擬輒藏於橐以予蹉蹉拙
守頗爲叔舉知乃時以道義取正於予每日擊時變則叩
門疾呼至於髮起皆裂一若身事無可告訴者其律己也
嘗語予仁非義不見學問直當從取予間一介不苟始步
行踽踽不用一長班一圓頂十六年於此釋褐後仍不舍
去叔舉之奇文見售而奇窮不改如此予旣取其學行念
其持己太苦頃給假南歸微示以浮雲富貴之旨謂有道
之人胸次浩浩輕富貴不作輕富貴想有意絕物便與浮
雲意不相似造歸自然是爲難耳叔舉乃起而謝曰斯固
言言歸道中庸其至命之矣遂辭歸嗟乎非叔舉之律己

甯過嚴毋過狗可易以斯語告之與俯仰二則是其密示子弟者因予初筮告一刻乃出是相質余曰是何妨廣之同志倘以示人幸并余初筮告印之

贈別駕徐思靜晉秩建坊序

劉日升

余不敏叨承天寵拜南岡卿建路鼓便道旋家從子增慶百永豐歸賀余詰旦揖予請曰曩庚子辛丑間饑饉流行司民牧者救荒無策手疏鱗奏上遂詔民間有輪粟千石者官之已仕者晉秩又許於衝壤建坊額以示褒嘉是時永豐應例者二而大同別駕徐思靜先生諱裕更爲首倡詔晉階奉政大夫亞二千石越今年仲秋穀旦坊始豎峙焉通邑謀賀者紛若慶不肖幸處陳奉常公西塾課廣濟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明序

四十五

尹叔之甥甥亦屬別駕公契男因而荷烏屋之愛隆甚欲徵一言以致芹曝非叔臺手筆不可予初以不嫻辭然別駕公宦望彰著誼當缶鳴以揚休美也夫別駕公卽大賓養靜翁之幼子司鹺北崖公之弟幼有大志軒磊豪邁宏度有容咸推爲公輔器已而從捷例簿揚之如皋載粟而食買泉而飲修船督閘皆有成功署縣管捕咸無物議斯誠鄙鸚鵡而伯仲鸞鳳矣時青衿輩有相與侮公者竟爲公屈大都其施爲粹也繼超僉山東廉訪司知幕府事益勵精操如治如皋時當道雅重之而有出類拔羣之旌冰清玉潔之獎深以才大而位不符爲公惜謂宜置之殿陛摧之不次佐明時以砥礪風化焉斯足以展其才也未幾

而太同之命下矣大同古雲中地三面迫虜自大邊已失至有與虜通貨天朝歲議柔撫給幣帛賚予之時典給者往往弊生公至適當是任節制森然莫敢欺犯卽虜素跳梁聞公名無不相誠屏跡時間轄中方仗公獨當一面爲北門鎖鑰公遽語同列曰不佞以布衣叨聖天子寵渥可謂無兩自分益効駑駘報萬分之一然承寵滋盛亦造物所忌乃謝仕告歸堅不可留且云大丈夫果忠心爲國無論在位與否惟期有補治化而已不佞茲歸謹以孝事吾親悌事吾兄敬事吾長上慈撫吾子姪惠以週鄉族貧之躬倡邑俗還之沕穆是亦爲政是亦所以明未盡之報也嗟嗟方今縉紳家多顯修而隱壞之予聞別駕公與同列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四十六

語竊疑其未必能然後嘗諷之姪壻周翰陳生今余從子又稱道甚悉則公向者孝親悌兄敬長慈幼惠族恤鄉之言果爲不食其構先君養靜公之祠能尊父矣廣杠梁之修能利涉矣掩道旁之骼澤及枯骨矣又况乎承旨尙義尤絕無而僅有者乎此忠諫元標鄒公欣慕其爲人大有補於治化而折節下之也然則此坊之建匪直以彰尙義之美將併公之有腳陽春泊廿餘年退休懿行胥與此柱石並垂不朽矣用是知公之前効忠而後尙義所以報朝廷也晉公秩而榮以坊朝廷所以報公也猗歟休哉異日令嗣傑出甲第崢嶸以期頤上壽躬荷誥封晉秩之上又晉秩焉則天之所以報施仁厚如持左券也公其需之余

日望之是爲序

送從兄世楨南歸序

鍾同

皇帝龍飛之元年庚午同以菲才中鄉選次年試春官叨對金鑾登名進士第又次年試政柏臺是年冬蒙聖恩擢貴州道監察御史時兄應攜妻孥不遠數千里而來歡好乏情未旣而輒言歸鄉之宦京師者爰祖於都門之陽酒數行兄起執爵規曰弟其懋勉以慰叔父疇昔之望叔父居南翰時常命吾與弟曰祖宗積德百餘年至吾與汝曹叔父輩始食其報今吾職禁近汝父亦雅好文儒咸日夕兢惕以修德行善冀汝曹食報於他日今弟登進士摧侍御吾儕亦無飢寒之慮不爲不食報矣吾之歸也求數頃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明序

四十七

之田園於閩溪之上以奉吾親以訓吾子時閒或荷鋤而蔬或垂綸而漁優游徜徉以終餘生吾志決矣所願者惟弟靖共爾位康濟斯世昭甦斯民使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幾何不慰叔父疇昔之望乎同拜首揚言曰敬佩纓訓旣而同亦執爵曰弟有少辭冀大兄鑒焉昔眉山之老泉以文章鳴者而軾轍繼鳴於後咸平之蒙正以政事鳴者而夷簡公著濟美於世迄今照耀汗青聳人耳目良可師也先君子登癸丑進士以文章鳴於翰林弟幸托餘庇從政烏臺備員御史兩葉簪規庶乎其可矣然兄之歸也甯可甘於肥遁而不師古人乎伏願大兄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衣冠中動作慎博學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旣碩於

中必揚於外他日文章事業甯不出弟之右耶庸可俾古人專美於前耶大兄筦爾而笑曰諾言旣同拂衣而喜奮袖頓足而歌曰先人高步兮玉堂弱弟力追兮襲餘芳難兄歸兮冀自強甯可終餘生以徜徉俾文章兮思歐黃致君兮思虞唐直與蘇呂兮頡頏於父祖兮甯不與有光眾譁而言曰子之言美矣其書以爲送歸序

國朝

人文紀畧序

李徵泰

自古文章一道經緯兩儀昭回二曜萃於朝廷而散見於列國殊區初不隨世代爲明晦故雖造物善妬其遞興遞滅遞滅而復遞興者斷不至終委諸草莽也善乎昔賢之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序

四十八

論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觸見遺於一時必見收而寶之後世吾乃今而信其說之非誣也恩江爲吉州望邑其人文炳蔚肇於宋而盛於明自歐公永叔湔革五季習氣矯枉扶正遂爲大宋三百年操觚家鼻祖明興曾公襄敏羅公文毅廷對萬言均有關天人理亂之數至若縉紳先生代不乏人鴻裁傑構家自成書其輝映山川照耀今古往往見於所傳所聞之中世丁喪亂兵燹頻仍向之錦錯繡聯所以晉諸先武之芳潤者舉歸之茫茫烟灰則所以彰前徽而垂後禩者非其人弗克任聶子晦之竹青成園其書滿家乃以滄桑之變百不存一居恆喟然嘆興曰典文殘缺曩籍云亡伊誰之辜妥悉心購求不

遺餘力閱數載而殘者以補斷者以續書成授梓顏曰人文紀畧雖未盡豐之大美然較之家私一帙與夫漉漫滅沒於殘篇斷簡中茲則集腋爲裘匯川爲海矣余披覽久之於策論見奇綜博達之學於賦頌見雅麗藻繪之才於詩歌見風流婉轉靚莊閒適之致於奏疏劄子見訐謨碩畫忠君愛國勤勤懇懇之誠於序記見其詳核於諸凡雜著又以見微闡幽褒德錄賢以昭既往以垂將來者之一而足讀是書也如入五都之市百貨陳肆令人目移心蕩應接不遑又如覽王繪之圖五玉三帛大共小球罔不燦陳而森列也昔柳柳州晉問一篇自山川形勢兵器良馬材木魚鹽以迄霸功王道言之鑿鑿蓋柳晉人也在晉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序

四十九

言晉故悉今聶子編成是書何異柳之在晉言晉然則是書也豐之人文藉聶子而彌彰聶子亦藉是書而亦不朽矣殆永叔所云遺於一時收而寶於後世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二有編序

陳學海

莊周云人而無道是謂之陳人見人以道貴道以人行原非可頃刻離也顧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棋布世人拘於世俗形繫而神泄人事卒多錯迕終其身萎荼不振與禽獸一轍與草木同腐嗟哉斯人何其不知自惺惺耶古之君子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靈臺有持禁爾棟樑蓋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而五官百骸以

及倫類往來之繁罔不載道無在可背而馳也天古今言道之書如詩書易禮春秋論孟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昭垂千古囊括萬有人能反身而行爲賢於斯爲聖於斯又何事小言詹詹乎哉然六經之外歷代先賢名儒平近簡要之言甚多剴切開導卽愚夫愚婦亦所易曉其爲益於人不少也余曩承庭訓以忠厚相傳兢兢惟恐失墜平日聞一嘉言輒喜見一懿行又輒喜因隨意偶錄不暇次其世代久久成帖名之曰二有編蓋取言有物而行有恆之意也獨是茲編予手輯之詎能一一見之行事稱無愧哉余自省賦質陋劣紛華義理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勝居恆所履合是編者百未得一但日置案頭提撕警覺去其梓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序

五十

太甚人欲不使橫決耳有志之士閱是編而感發懲創坐而言起而行則於世道人心詎無小補歟妥不揣而付之

吏恩畧序

陳學海

明道先生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旨哉斯言凡有斯民之責者所當三復不置也

國家爲民置吏最親民者無過牧令牧令廉則一州一邑蒙

其澤牧令貪則且有坐視阽危而莫之省憂者嗟乎人非甚無良誰樂以貪暴自居其有心慕循良而時勢交迫卒致隳敗名節而不之惜者此則誰職其咎哉以余所見操守清潔也而羣詆爲矯居心慈惠也而眾笑其迂循分稱

職不奔競不沽名也而咸議其拙究所謂才且賢者不過
工逢迎耳巧攫取耳善欺飾耳是非顛倒志士喪氣非具
有卓識其不隨俗波靡者幾人耶余自己亥歲奉

命宰恩恩之民淳良者固多而刁悍者亦不少其愚夫愚婦則
且喜朝四暮三之術而德意之陰及閭閻者貿貿然若不
知感也顧余家世沐詩書之澤幸出身加民民雖無知豈
肯以術愚哉惟是有利爲之興有弊爲之剔建書院置贍
田以課士免雜派捐施賑以撫民盡所得爲以敷之一邑
所以慰蒼生者惟此所以報

主知者惟此其他則所不得而知也謹就吏恩大畧編梓以俟
知己如曰幼學壯行無愧父母斯民之任焉則吾豈敢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序

五十一

重梓惟實集序

彭修禮

今夫節義之與文章其見重於天下者由來舊矣故凡有
一於此卽足以垂不朽况兼之者乎吾邑鷲溪劉楚奇先
生稟質剛毅而又好學深思有以通古今之變達事物之
理壯而出遊徧歷山川訪求名師益友以廣其聞見擴其
襟胸知公之蘊者薦之於朝累官至廣東闔帥拜嘉議大
夫行中書省參政所在績用堪紀者不可殫述獨任廣時
洞獠不靖掠害平民公力彌之賊勢日熾疏請益師不報
而贛寇數萬又復猝至公偕幼子運統兵禦戰力窮城陷
運先陣亡公被執幽於贛之慈雲寺罵賊不食而死公之
節義不已堪與日月爭光哉是蓋不必更問文章爲何如

而其歷百世而不可磨滅者固自在也乃惟實一集又昭昭在人耳目間焉予觀其疏奏剴切詳明見忠君愛國之至情論徹性理識原本之精深書序記表恰中規矩駸駸乎登作者之堂矣詩工六體嗣音陶謝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感時觸物每自其一心之忠誠出之其蚤見愛稱於吳文正暨虞文靖揭文安諸先輩也固宜則不特節義可傳而文章又可傳也夫士生斯世立志不預學古罔獲內乏正氣之充外鮮文采之著雖或僥倖以成功名焜燿於流俗人之耳目要其終也直與草木同腐耳視先生之節義文章並垂不朽於天壤殆猶以藩籬之鷄追鳳尺澤之鯢擬鯤也公之節義旣昭青史而享公祀矣文章之貽其來蓋久雖間時修輯而後起之縉紳先生高人韻士仰公之風深嘉樂道者孔殷總收成帙未免錯雜之弊致觀者目眩今嗣公之賢能悉訂而正之復付諸梓欲以表公之文章者益以彰公之節義不更足徵先生節義文章之慶澤流遺悠遠哉

送地師黃嗣英南旋序

張曾敞

形家之言其興於中古乎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固聖人所從事焉以前民利用者也至於後代白鸛青烏青囊赤霆之書雜然並出類皆假託古賢附會其說言人人殊下者妖誕不經未可究詰習斯術者非妄卽貪惟利是驚余知其弊竊心鄙之亦以無端人畸士之出其

間宜其術之不良也嗣余居京師同年生虔州盧又李爲
余言其里地師黃君嗣英之賢盧君多藝能於百家無不
達所稱道當不虛顧其設心果有異於俗師庸術之所爲
何如固未識也癸亥先君子捐館舍余奉櫬歸於桐謀窀
窆因乞盧君書走一介及州迎君君不以其道之遠而幣
輕也登余堂龐眉而修軀衣冠樸野古丈夫也與之言氣
溫以方直而不詭其所學粹然一出於正心踐之知其必
有異主余旣久斬然立廉隅絕無依阿瞻顧之習獨與余
莫逆交如一日每從君登高臨深川原巒阜灼若燭照而
數計顧以天造而地藏之之有待也日走巖谷中風饗雪
虐足重趼不少休猶憶策兩疲驢龍山道中雨淋漓竟日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序

五十三

蹊間泥沒至骭君病眩踣驢下余與一隸夾持以行十里
許就邨肆芟舍鷄栖豕牢觝頂交踵中夜起坐太息不成
寐蓋於今三年矣而君無倦容方營度之久伎君之能嫉
君之直者多爲浮詞以病君雖親且習者且惑焉獨余竊
自信先君子修德於躬不終食其報宜獲古壤以無後艱
君又有長者風不惜竭心力敝筋骨爲之謀山靈土祗雖
甚荒莫斷無終昧不顯之理旣卜塋域於雙墩龜筮協從
遂封馬鬣余心稍安嚮爲浮詞者靡復異議君乃決然釋
重負於余焉余於是益歎盧君真能知人君真能善始終
不負虛盧君之知信乎端人畸士之所爲誠有以異乎俗
師庸術而俗師庸術果無與於地理之傳惟是余鄙夷斯

道謂此中無人焉少見多怪滋益愧矣君歸梓無以申余
惓惓之意於是乎書之以道其行

俯懸崖遺詩序

闕名

古人懷奇抱異窮而不能自見則必借言發爲詩歌以寫
其性情志趣或風流灑落或激宕壯越無不於詩見之永
豐解子左太弱齡穎敏年十六卽能多讀羣書倣朱子計
日課程之法留心研究乃其情志豪爽見之於詩矯矯然
悲鬱壯濶若自寫其胸中之所得而可生可死之見直超
然物外卽或感慨言之亦激而不流怨而不怒甚得古人
情意蓋其天分之有過於人者也左太功名事業不及早
見而寄託懷抱之意宣吐於詩其詩存則左太不敝之神
卽在是矣又何病窮哉惜年未及三十而卒使天假以年
鍊就才魄養成器業吾知其精神學問之所至當必更有
超軼尋常萬萬者而豈僅以詩見也君弟戒予檢笥得遺
存詩念不敢忘欲余一言災黎余故心喜之特書冊端以
遺之

采馨堂詩序

萬承風

余以乾隆丁酉舉於鄉同譜百餘人惟鶴舫年最少馳騁
翰墨之場建旗鼓鏗金石超儕輩而獨步惟鶴舫才最優
其間參半以次成進士而坎軻抑塞公車至十數上而始
一售惟鶴舫之遇爲最遲此其間殆有天焉未可以尋常
意計測也鶴舫生而有夙慧年十四補弟子員於書無所

不讀其所爲制義理舉氣充奄有陶菴臥子諸勝詩歌則沿溯漢魏祖述少陵而纏綿悱惻一以溫柔敦厚爲主散體則浸淫左國胎息入家約而不枯詳而不靡彬彬乎誠一代之作手非僅以弋青紫悅耳目而已方其遊京師時座主陳春淑先生極愛重之嘗延譽於名公巨卿聞冀有大力者推輓之以成其遠大之器而鶴舫杜門卻掃不輕以一刺投人名公巨卿雖爭欲羅致門下而不得蓋其志行高潔素所樹立者然也歲丁未大挑列一等例用知縣以未成進士不就改補瑞金教諭屢應春官試輒復斥屢斥而其志益堅迨嘉慶辛酉始中式仍以知縣用夫以鶴舫之才之美宜其淩玉清翔紫霄典文章制誥之職雍容揄揚和其聲以鳴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序

五十五

國家之盛顧迺偃蹇寒羶歷二十餘年而始獲一第且舉向之所不屑就者卒使小就之以掩其才噫吾不知天之所以位置吾鶴舫者其意果何在耶然使鶴舫妙年掇巍科躋顯秩志無不酬欲無不遂未必無損滿之患卽令其早膺民社疲心力於簿書錢穀中亦未必能涵養其志氣專一其思慮作爲詩古文字卓卓然有以信今而傳後若是是則天之所以困吾鶴舫者正天之所以玉吾鶴舫也夫豈可以尋常意計測哉鶴舫任廣文日曾刻其古今體詩五百餘首爲采馨堂集茲需次入都復錄其制義詩賦雜著若干卷以出示余且屬爲序余資性禱昧學業殊疎以

視鶴舫辟駑駘之於龍驥并鮒之於溟鯤也顧遭時竊位
事事皆在鶴舫上名實不符影衮滋愧今受是編而卒讀
之能無頰顏汗下也乎至其言之足以經世而行遠則有
目者所其知固不必以余言爲輕重也

采馨堂詩序

吳 照

鶴舫與余定交自余攝甯都學正始其時州倅郟君繪輿
母圖求余題詩中有樂府一篇纏綿悱惻宛乎風雅之遺
余驚詫再四以爲吾西江有是人安得不一識之適當州
試鶴舫例送考余偵知其來先叩齋寓鶴舫倒衣出迓曰
余今日得晤君耶蓋鶴舫知余已十餘年矣嗣是又值院
試文酒之樂自晨達旦旁觀者或頗笑其癖也鶴舫之詩

永豐縣志

卷三十四

序

五十六

宅心忠厚長於諷諭義兼比興漢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
貫串綜核無美不備而自能出機杼嘗以爲一邱一壑則
遊者易厭若夫登五岳躡三山則其中宏深奧衍隨所寓
目皆令人徘徊不去故限於一隅者不足以論宇宙之大
余心韙其言而余則以爲詩者吾之性情也讀之而忽然
歌笑忽然流涕要使人若彷彿遇其形狀則非衣冠舉止
之爲也鶴舫亦以爲然兩人者每有談論合則抵掌稍牴
牾則譁辨不休然終無忤色余旣退懦無短長於世而鶴
舫則弱冠登科挑選一等當作縣令鶴舫自念社稷人民
多所未諳不敢妄試願改教職而余以拔貢後十年亦得
爲大庾校官志趣實相同焉鶴舫養二親常有歡愉之色

撫二弟友愛終日切磋講貫若師友然薄田僅十餘畝屋一椽足庇風雨俸祿所入薪水常不充鶴舫終日一編吟咏不輟其篤一如此今年秋余送諸生至省秋試將歸大庾迂道至瑞金留三日會鶴舫將刻其詩稿屬余序之因舉鶴舫平日之語以質世之知言者或不以余兩人爲妄謬云

研悅齋文序

王鼎

嘉慶辛酉永豐張子鶴舫舉進士其鄉先生居京師者稱其文且謂能以詩古文詞名家心儀之思一見其人繼聞補天長令自請改教職意恬退成性欲以所得授諸人歟壬申冬余奉

永豐縣志

卷

三十四

序

五十七

簡命視學江右鶴舫官饒郡教授次年謁余九江試署始一見

計耳鶴舫名越十有二年乃見後且數數見廉其爲彬雅篤行君子非徒以文之云爾也卽其文亦與榮華其言無實用者大有間周子曰聖人之道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以文詞而已者陋矣伊川程子曰聖質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蓋文以載道根乎德行發爲事業本之性情心術散諸名物象數天地之所以運行日月之所以貞明鬼神之所以變化古今制度文爲之所以損益而時宜教化之所以辨章詳著以適乎人心之大同者悉於是乎在何其至也余旣徧觀鶴舫詩古文詞喜其學有得能自成一家言又得其時文若

千篇擇其尤屬付梓夫制義之行數百年於茲矣其間名
作林立炳炳若日星論者乃謂無關實用卽大儒亦云余
深不以爲然自鄉舉里選之法不能行於後世舍科舉無
由得士則制義爲誠善

國家以四子書五經命題使人日肄習其中趨向旣正原委
亦醅誠能格物窮理主敬存誠求仁立命知言集義窺簡
易之精識性情之正察風化之厚晰政教之本燦然於經
曲而統會乎修己治人之大全理得於心而詞達於理文
也卽道也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爲用孰大焉鶴舫其
見及此乎其文皆根柢經史洞見本源間或參用周末諸
子筆意而義理仍軌於正其諸醅而後肆歟從之遊者能
效其所得爲有用之文斯撥去其華存其本根者哉